



川江船工該咋稱呼 橈胡子還是橈夫子？

□陶靈

川江船工的稱呼，普遍都認為是“橈夫子”，但我以為不然。

我生長在下川東江邊小縣城雲陽，我們那里有的地方稱呼外公外婆為“嘎嘎(gā gā)”，外婆叫“小嘎嘎”，外公為“胡子嘎嘎”。“胡子”代表雄性與健壯。20世紀80年代中期，我陸續刊發在全國交通行業報紙的多篇文章里，用的都是“橈胡子”。1987年10月，我的散文《湯溪橈胡子》在《散文》上發表，題目如此，更為明確。

有讀者說，應該稱“橈夫子”才對。下川東一帶因方言發音習慣，將唇齒音“f”與舌根音“h”混淆不分，如夫(fū)與胡(hú)，發(fà)與華(huá)、馮(féng)與洪(hóng)等。的確如此，唯獨“橈胡子”不是。“胡子”符合川江船工粗野的性格，“夫子”文約約的，“橈夫子”喊起來反倒斯文了。《人民日報》副刊上也有文章提及：“橈胡子，是川江船工的統稱。古時川江人靠划‘橈’來行船，‘胡子’則是川江人對成年男子的別稱。”

土話、俗語和方言在民間口耳相傳，往往只有讀音，大家明白其意便可，沒有標準答案，因此無對錯之分。

橈胡子，或橈夫子，也都是後來的書面詞。比如過去下川江一帶沒人喊“地主”，而是叫“富實郎”“紳糧”。家里富裕、殷實的男子為“富實郎”；民國《雲陽縣志》稱：“俗謂戴冠帶者為紳士，有田租者為糧戶，統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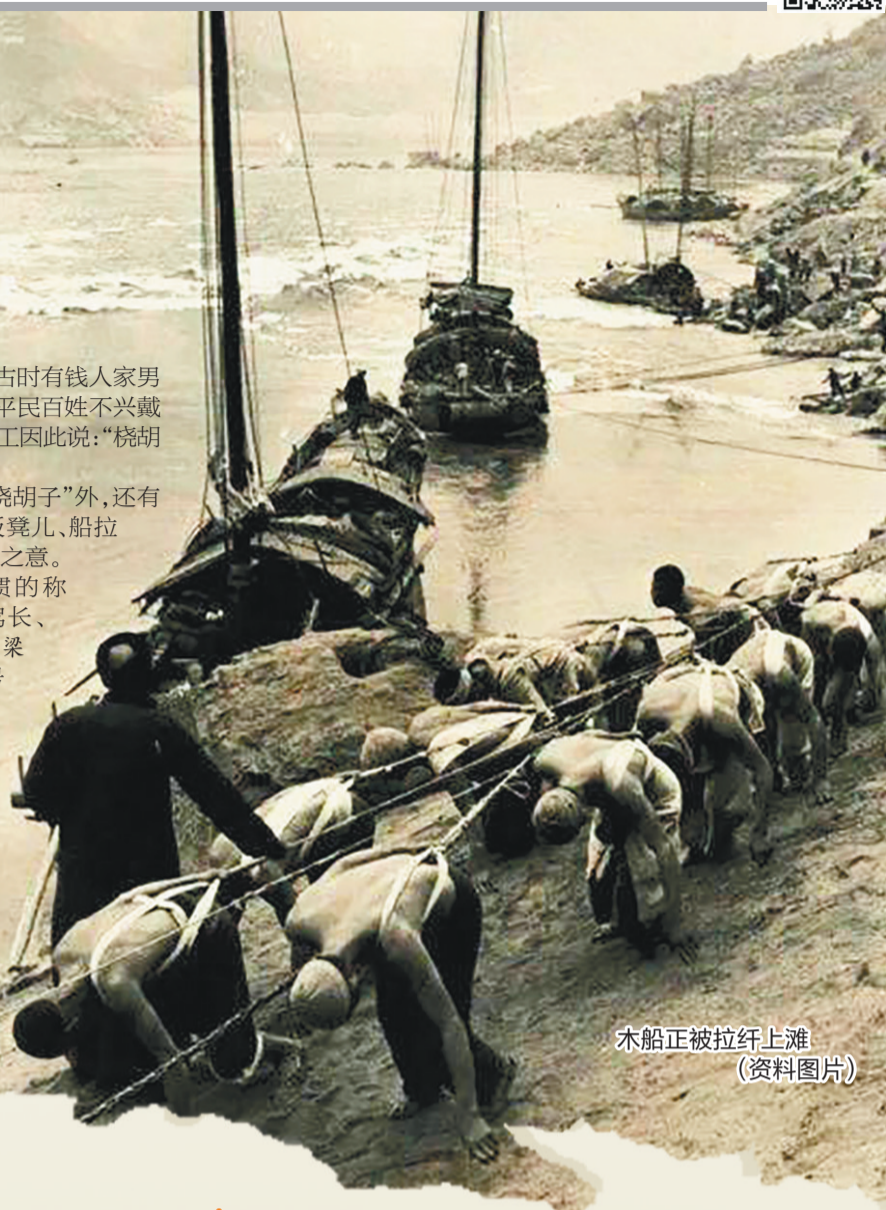
紳糧。”戴冠帶者，指習慣戴帽的人。古時有錢人家男子二十歲時要行冠禮，開始戴帽子。平民百姓不興戴帽子，包頭巾，稱“幘”。許多川江老船工因此說：“橈胡子是你们取的，我們自己不興喊。”

以前岸上的人，除稱呼船工為“橈胡子”外，還有很多花樣叫法：橈拐子、船拐子、船板凳兒、船拉二、扯船子等，大多含有取樂、瞧不起之意。

事實上，川江船工有自己習慣的稱謂，按工种呼喚：前駕長(撐頭)、後駕長、二簍(閑缺、二補簍)、撐竿、提拖(爬梁架)、三橈(抬挽、結尾)、燒火(雜工)、号子、頭纤(水划子)、橈工(纤工)、杠子(岩板)等。在川江某段、某地和不同的小河，工种有差別，叫法也不統一。船工之間除按工种互稱外，或叫連手(联手)、老庚，或直呼其名字，以及小名、綽號、暱名等。

所以，我始終統稱川江船工為“橈胡子”。

(作者系中國作協會員)



木船正被拉纤上滩
(資料圖片)

黃桷埡與黃葛樹

□陳猷華

黃桷埡與黃葛樹，寫下這個題目，自己禁不住莞爾。確實有點扯，地名黃桷埡，顯然是因黃葛樹得名，緣何不叫黃葛埡呢？

南岸區上新街山邊的黃葛古道，隨著黃桷埡老街的重新打造日益驚艷，遊覽者絡繹不絕。黃桷埡老街確實也值得一遊，在三毛旧居前的埡子邊欣賞玻璃觀景台、玻璃游泳池和草亭等景觀，沿街品嚐各種小吃，瞻望李奎安、趙熙等名人“新旧居”，參觀貴州商會館，在立體性頗強的老街景觀牆邊留個影，都是令人愜意的。

不過每次爬上黃桷埡老街街口，看著那褚黃色的三角形石碑，我心頭就有些别扭。碑面右邊刻的幾個深色大字是“黃葛古道”，左邊刻的則是“黃桷埡老街”。這既是路碑，又是銘牌，老街的面子呀，然而却如此令人訝異。既然古道邊多黃葛而命名黃葛古道，同樣是因樹而命名的埡口、命名的小街，却突然不是“黃葛”，而成了“黃桷”，成了黃桷埡，成了黃桷埡老街，令人有些莫名其妙。

有種說法是：在紙質文獻中，比如《重慶簡史和沿革》(1981年)、《四川省重慶市南岸區地名錄》(1982年)記載的均是“黃桷埡”，因而“黃桷埡”這一地名具有更厚重的人文歷史，承載了當地百姓的情感和乡愁。

其實要說人文歷史，地名“黃葛埡”才是正宗。因黃葛樹而命名地

名，自古以來都是寫成“黃葛×”的。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經注·卷三十三》記載：“江水又東，右徑黃葛峽。”南宋四川安撫制置使兼重慶知府余玠寫有《黃葛晚渡》詩。元朝著名天文學家、水利工程專家郭守敬讀《水經注》時再注說：“涂山之足，有古黃葛樹，其下有黃葛渡。”清乾隆年間巴縣令王爾鑑主持評選巴渝十二景，“黃葛晚渡”是其中之一。黃葛峽、黃葛渡都是因黃葛樹得名，是自然而然的“黃葛”後添加地理環境名。因黃葛樹取名的埡口，自然也理應如此。

王爾鑑主持編修的《巴縣志》，是重慶本地的權威志書、寶貴文獻，在卷一介紹老君山方位時，寫的是：“涂山之右，黃葛埡之左。”卷二在介紹“關隘”時，也明確是“黃葛埡”。民國年間曾任四川省省長的著名學者向楚主持重修《巴縣志》，仍延續“黃葛埡”的稱呼。其文說：“縣多黃葛，城西江行數里，有黃葛渡，城南山行數里，有黃葛埡，皆以樹得名。”1989年出版的《巴縣志選注》仍照錄其說，也沒有把“黃葛渡”“黃葛埡”改成“黃桷渡”“黃桷埡”。從上述可以看出，傳統的、人文歷史更厚重的稱呼是“黃葛埡”，而非“黃桷埡”。“黃葛埡”這一地名承載的才是當地群眾的情感和乡愁。

然而，因黃葛樹而命名的老街街口的石碑上，現在仍堂而皇之地並排鐫刻着“黃葛古道”“黃桷埡老街”。為什麼要寫成黃桷埡呢？有人說，這是清初“湖廣填四川”以後，部分巴蜀人士訛音筆誤逐漸形成的。巴蜀人常將葛(gé)、桷(jué)、角(jiǎo)，都念為guō音。以前有句俗語說：“四川人(包含重慶人)生得尖，認字認半边。”這也是把形聲字“桷”，訛念為guō的原因。久而久之，在民間一些人筆下，黃葛樹便變成了黃桷樹了，黃葛埡也成了黃桷埡。

1981年出版的《重慶簡史和沿革》、1982年面世的《四川省重慶市南岸區地名錄》，肯定了那些因黃葛樹得名的訛誤地名，黃葛晚渡成了黃桷晚渡、黃葛埡成了黃桷埡。訛誤終於登堂入室，修成正果。這是約定俗成，還是其他原因？讓人空自感慨。

(作者系重慶市南岸區作協常務副主席)

70多年前 涪陵有所 國家榮譽軍校

□孫炳林

1950年，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。抗美援朝保家衛國，英雄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用小米加步槍，打敗了現代化裝備的16國聯軍，打出了軍威，打出了國威！為讓從朝鮮戰場退下來的傷病員儘快得到康復，同時提高他們的政治文化素質，培養他們適應社會工作的能力，國家專門為他們設立了“國家榮譽軍校”。

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，我就聽說涪陵有所“國家榮譽軍校”，只聞其名，不見其面。苦苦尋覓，終於揭開了它的神秘面紗。

涪陵李渡古鎮的玉皇觀、文昌宮(紅廟)、祖師觀、釋方堂等幾處古寺古廟方圓數里，不僅風景美，且一度有過輝煌。1950年末，因中國人民志願軍傷病員治療養傷的需要，將當地一所中學外遷。

自1951年開始，民政部門先後在這些廟宇的基礎上，修建了近20棟適宜療傷養病的平房，連同附近竹樹成蔭、環境宜人的喻家院子，組建成立了“四川省第三革命殘廢榮譽軍人學校”(簡稱“榮譽軍校”)，校部辦公室設在喻家院子。附近的紅武溪黃家院子及長江對岸袁家溪的龐氏“江樓”附設療養院，常住學員、傷病員近千人。這所學校是涪陵地區當時唯一一所建有足球場、大禮堂的成人學校，隸屬民政部門。學校實行軍事化管理，每天早晨至晚上軍號嘹亮，衣食住行由國家供給。

那時，常有域內或域外文化團體、民間藝人前來慰問演出。1952年春天，涪陵第三區召開首屆運動會，省級“川東行署籃球隊”應邀前來打表演賽。在李渡完全小學校球場，“三區聯隊”與“榮校校隊”一展風采，切磋技藝，雙方對賽表演，人們大開眼界。

榮譽軍校的教学內容以小學、初中課本為主，除文化課程外，還辦有會計班，對病愈轉業人員進行業務培訓。結業後，作為骨幹輸送轉業到原籍鄉鎮，身體健壯者重返前線。

1954年3月，戰鬥英雄黃繼光的母親鄧方芝不辭辛勞，千里迢迢從家鄉四川省中江縣出發，經重慶乘船來到涪陵李渡古鎮榮譽軍校慰問傷員。當年，李渡古鎮沒有公路，不通汽車，也無馬騎行，只能步行。從長江邊到太乙門的陡山坡，石梯台阶近千步，爬坡上坎吃力費勁，可她堅持要自己走完全程。敲鑼打鼓前往江邊迎接的志願軍戰士們，簇擁著英雄媽媽爬坡上坎緩步慢行進入榮譽軍校，受到全體師生及療養院戰士的熱烈歡迎。

1958年，在培養了大批鄉鎮幹部、輸送多批重返前線的志願軍戰士後，榮譽軍校整體搬遷，落戶青海省西寧。
(作者系重慶市萬盛经开区退休教師)



黃葛古道